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思想月刊

第四期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思想月刊

第四期 目次

- 新文化底根本立場.....彭 康
他們怎樣地把文藝底一般問題處理過來？...馮乃超
社會革命底展開.....李鐵聲
蘇俄經濟現狀.....李一氓
關於新教育底建設問題.....凌雲鵬
中國社會的歷史的發展階段.....杜頑庶
現時的國際情勢.....石 英

批判欄

- 從九七紀念談到廢除不平等條約.....劍 超
新術語.....同 人
編後.....編 者

4

新文化底根本立場

彭

康

前世紀的文化，到了廿世紀的初頭，已達到了牠發達的極點，不但牠本來的性質已發揮盡致，牠所包含的矛盾——醜惡的方面也已充分地表現出來。文化本來是人類進步的表徵，偉大的創造，而現在反成了大部分人類的害惡，人類支配人類的工具。在牠本身，因為經了最高度的發達，現在已到了窮途；在人類的享受，因為成了少數人的獨佔，大多數的人們反受其害處，而蒙了咀咒。這樣，從創造及享受兩方面來看，現在的文化必然地要開拓一新轉機，以聯貫其肯定的積極的意義。要不然，文化將走入歧途，越發會成為人類的害惡，牠本是人類的進步，現在將會變為進步的障礙了。

可是現在呢，舊文化裏所含的矛盾盡情顯露，牠所含的新的萌芽也已具現，文化需要物質的條件，而在世界的一隅已戰取了一個

鞏固的客觀的社會基礎。從這基礎將發放新的全人類的文化的火光，照耀全世界使牠成爲這個文化底偉大的確實的地盤。

這樣的新文化，我們可以在世界的那一隅看到積極的建設，又因這樣的努力，我們可以看到巨大的成果。在那裏，我們看到新歷史的開場，新文化的發端。

擴大這樣的開場，充實這樣的發端，這是全世界的使命，新階級的責任。完成這使命，遂行這責任，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事實，而且現在也已有了一定的路線及指標。

這樣地規定了路線及指標的變化究竟是怎樣的性質呢？牠與舊文化的根本差異是怎樣的呢？再進一步，新文化的根本理論及根本立場是怎樣的呢？要明瞭這些，我們才可以得到牠底明確的觀念及世界的意義，因而決定運動的方針。

二

文化是什麼？關於這個問題，因立場的不同，牠的觀點當然也不同，因而對於牠的態度及解釋也不同。我們要決定一定的態度，確定一定的立場，須得先看看布爾喬亞們對於文化是怎樣的觀點。

他們不能理解文化的本質是在人類對於自然的支配，是在人類知識與技能底不斷的增大。他們以爲人類是與自然對立的，獨立的原理是精神，這個精神使自然從屬於自己，依照自己的法則，且隨意變化牠而創造文化，創造精神的價值。

這個見解裏有兩個注意點：第一，人類與自然對立，而且自然

可以從屬於精神；第二，文化是人類的創造，但是牠的價值是精神的。但人是自然底一部分，從生物學的存在這點看，他是自然的所產，所以自然不能附屬於人類精神，牠有牠自身的法則，從前的文化哲學家們却將這關係顛倒了。然而人又是社會的動物，從社會的存在這點看，人是他自身的所產，在這兩重關係之下才創造出文化來。文化是人類自身所創造，而且對於人類才有價值，從這點看或者可以說牠的價值是主觀的，因為沒有人類便沒有文化，但牠是在自然的法則之下人與自然互相活動的成果，所以牠的價值決不是精神的。這點很重要，是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與布爾喬亞的文化觀底根本差異點。

因為這個根本的觀點，文化只是一個歷史的創造過程這個根本觀念也不能為布爾喬亞的文化哲學家們所理解。從某種意義上看，人類的歷史即是人類的文化史。歷史是要進展的，在進展途中的某階段，牠的本來的苞素盡量地發展了，則牠自身已沒有再發展的餘地，進步的表徵變為障礙，在牠自身也不得不起根本的變革。不能把握這些文化的本質，所以當社會要起變革，文化已暴露牠的矛盾的時候，人們只能看到牠的害惡，只能對牠取否定的態度，不能在這害惡的傳統中看出發展新文化的要素。因此，要將被殘毒的人們從這個害惡救出，只有根本地否認文化，要人再回到沒有文化的野蠻的狀態。

在這些否定的態度中還有理論上的錯誤。因為將文化視為精神的，要文化的發展當然要圖精神上的發展，精神是與自然——即

物質對立的，牠的向上的發展即是牠與自然的分離，牠不為物質所束縛，換言之，心不為形役，精神對於自然的解放。

要從自然解放，可是，一定要知道自然，要把握牠底必然的法則，要積極地去征服。但精神的文化哲學家們沒有做到。在封建制度崩壞，資本主義快要發達的時候，封建文化對於新興階級當然只是害惡，受不到牠的恩惠。當時的盧梭（J. Rousseau）便咀咒這種文化，否定這種文化。但他不知道這種文化必然地會被奧伏赫疊，依政治的變革會產生促進一種新文化。他只看到宮廷文化的頹廢，毒害，却不知在社會的深懷裏藏着一個新的強有力的資本主義文化。他以為舊文化是束縛人性，違反自然，是以他提出返諸自然！（Return to Nature!）這樣的口號。然而所謂自然的狀態即是文化未發達的狀態，要將已發達的狀態推到未發達的狀態，在事實上是不可能，又是倒逆歷史的發展。而且以文化為束縛人性的自然而要謀解放，這又是對於文化的錯誤的觀念。因此，要返諸自然，終于是不可能，後來資本主義文化發達了，牠更成了物質桎梏精神的趨勢。

這個以人類與自然對立，以文化為精神的創造的根本謬論直到最近還有牠的主張者。歐戰是物質文明的結果，大戰的慘禍證明了物質文明的破產，如果再不提倡精神文明，努力精神的解放，打破物質的桎梏，人類將要毀滅。這是怎樣的一種偉大的思想！然而又是怎樣的一種荒謬的言論！

這種不能理解文化的本質，將人與自然分開而以精神的價值為第一位的思想，在現在又取了別的形態出現，尤其是所謂文化哲

學在一般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們佔了很重要的勢力，我們再來看看這些到底是什麼東西。

三

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基礎是辯證法的唯物論，唯物史觀是歷史底辯證法的把握。人類的歷史即是文化史，因此，文化的觀念及立場亦須是辯證法的認識及表現。在歷史裏，人與自然的辯證法的結合是勞動器具，而勞動器具對於自然活動的成果構成社會底物質的基礎。這是歷史的根源，也是文化的起點。

可是布爾喬亞哲學家及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就因為這點，臆造出反對的體系。因為不滿意於歷史的唯物的解釋而否認其基礎，更移入了所謂精神的文化哲學。

精神的文化哲學底根本特徵，我們已說過，是在將人與自然分離，而以自然——物質為束縛人性——精神的桎梏，人類要創造有精神價值的文化，就非將精神從物質救出不可，所以文化史即是精神的解放史。

支配自然界的是自然法則(Naturgesetz)，這些法則是無價值的，無目的的。然而人類的文化行動是有價值有目的的，所以這些法則失去效力，須得別有價值標準，這些標準即是規範(Norm)。自然法則是必然的，規範是自由的，人類歷史的行動是自由與必然的鬥爭的表現，因而文化是人類依照自己的價值創造出來的。一方面以精神與自然對立，一方面又以精神可以超越自然而發揮其自由，

文化價值的多寡即是以超越的程度為標準，這便是他們的文化觀。

可是我們已經知道人類從生物學的存在這點看，他是自然的所產，從社會的存在這點看，他是他自己的所產。是自然的所產，他就須受制於自然底必然的法則；是他自己的所產，他就可以創造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文化。要創造文化，當然應有一定的目的及價值標準，但這些目的與價值不能與自然對立，因為精神不能離物質存在，沒有必然也沒有自由，自由是正確地認識必然性得來的。因此，文化也應該是與自然辯證地結合所得到的具體的成果。這樣的文化，因為是具體的客觀的，所以對於人類有實際的效能；而又是在自然底必然性之下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所以是自由的，因而是有價值的。

自然應是歷史的基礎。如果將這兩個不可分離的東西對立起來，以文化為精神對於自然的超越，則在理論上自然超越不可能，而實際上文化也不能產生。如果以自然法則為必然的，歷史法則為價值的——規範，這有一部分是對的，因為在歷史的過程中，在自然的基礎上還有人類的行動。但不能因此便以為自然與歷史都各自有特殊的法則，文化雖然是與自然的具體的結合，可是人對於自然的關係，他對於自然的活動手段及樣式，又都是歷史的產物，社會的產物，所以牠發展的法則也是必然的，兩者的法則都是客觀的。

文化更不是因所謂主觀的文化意志 (Wille zur Kultur) 所創造，因為這個也是由社會底客觀性所必然地決定的。譬如我們要研

究一個時代或一個民族的文化，決不能像這樣的簡單地尋出一定的文化意志來說明，我們必須把那個民族所處的自然的地理的環境，生產的方法，社會的組織及由這些所產生的風習與趣味詳細地研究，才能理解這文化的本質及趨向。

文化既然是這樣，而布爾喬亞文化哲學家們為什麼又有這樣的文化觀呢？這樣的文化觀，我想，也還是布爾喬亞文化底產物。布爾喬亞文化底出發點是個人主義，而布爾喬亞階級在社會上是佔支配地位，利用經濟的及政治的勢力自由地支配一切，這種關係的反映便成了人類高出一切的意識，又加上個人主義的色彩，主觀的精神便成了自由的立法者，文化當然是牠的創造。布爾喬亞的偉大的詩人歌德(Goethe)確切地表現了這種精神：

“Der Mensch, wo er bedeutend auftritt,
verhält sich gesetzgebend.”

可是精神雖是立法者，然自然與人——即歷史在他們是對立的，所以對於這兩個所造的法則也不同。一方面是必然的，沒價值的，沒目的的；他方面是自由的，有價值的，有目的的。因此，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的方法與法則都不同。但是據我們看來，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是一樣，研究方法是辯證法的，發展法則也是辯證法的。不過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矛盾是這種思想所不能解決的。即是，如果將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這樣地截然分開，則經濟學是屬於那一類？在經濟學裏有自然法則，也有規範的範疇，這樣，經濟學失了依屬的

領域。然而在這樣的矛盾中，我們又可以看出一個可注意的所在。經濟學介乎兩者之間，在學術的領域內，經濟學是聯絡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的連鎖，而在歷史的活動中，經濟的行為是結合人與自然的表觀。

這樣，以主觀的精神為根本的思想，如果要解決牠的矛盾，必然地要依唯物論，——唯物史觀。因為唯物史觀是以經濟的生產力為社會底基礎的，而生產力又是人與自然結合的具體的表現，所以建築在這上面的文化，牠的根本精神當然也是這樣。

四

我們所謂的文化，照上面的敘述看來，決不是與自然對立精神自由地超越自然所創造出來的，牠是以利用自然為目的的人類與自然的鬥爭。人類要維持生存，他開始的行動便是與自然的關係，這種關係底具體的表現及具體的媒介是勞動器具。這個勞動器具對於自然的關係同時又決定人與人相互間的關係而構成社會底基礎，文化是在這個基礎上面產生的。這樣的文化底根本精神是唯物的，而牠的一般的性質及發展是受制約于社會發展的法則。

根本精神是唯物的，所以能解決許多從前以為是困艱的問題而綜合除去所謂文化哲學裏的許多矛盾。依社會發展的法則而發展，所以可以知道現在新文化的意義及其趨向。

因為文化是人類對於自然的支配，所以必須充分地認識自然，要文化發展，一定要人類的知識及技能增大。認識是有實踐性的，

一定要由認識到行動，因為只是理解自然等於沒有理解，由理解自然到改變自然，這才能具體地支配自然，創造文化。可是認識與行動，理解與改變，是必然的過程，是互相緊密地聯結而不可分離的。因此，在一定的歷史階段，知識與技能的增大程度決定文化發展的程度。就是從社會的發展上看，牠也是依生產力，概括地說，產業的發展而進化，然而產業的發展必須有知識與技能的發展，與知識及技能有密切的關係的，不，以這個為基礎的文化當然也要依其發達而發達。在歷史上，我們也可以看出文化革命總與工業的——技術的革命有不可分的連絡。

資本主義文化——產業文化的隆盛，資本階級利用自然科學，這些事實都證明了這樣的關係是真實的。知識即權力 (Knowledge is power)，布爾喬亞哲學家培根 (Bacon) 底這句話，確切地表現了布爾喬亞底怎樣地想克服自然，布爾喬亞文化是怎樣的傾向，而自然科學的發達又是給了他們一個怎樣強有力的武器。

自然理解的發達當然促進自然科學的進步，自然科學的進步又促進技術的發達。但不能像有些人所說一樣，以為自然科學與技術是分離的東西，說自然科學是依因果關係研究現象的原因及其相互關係，因此，牠只有必然性的法則；但技術不同，牠是以實踐為目的而開放人類到創造及自由的道路，因此，牠的領域內意志佔第一位。

固然，自然科學是理解的基礎，技術是實際的應用。但這理論與實際是不能分開的東西，這兩者是一個必然的系列。因為只是理

解等于沒有理解，理論的基礎必然地不得不發展為實際的應用。從文化是人類對於自然的支配這關係看來，只是認識自然的科學還沒有達到最終的目的，最終的目的是在自然底必然的法則之下改變自然以適應人類自身的目的。所以，從這點看來，人與自然的關係及人自身思維的結晶都具體地表現及集中于技術，牠的學的方面是Technologie。從社會底基礎是生產力及資本主義文化——產業文化發展的傾向這兩點看來，都可證明這是真的。

這種技術可以說是將人與自然辯證法地統一而推進社會，創造文化。沒有必然的法則的認識，則對於自然是盲目的；沒有在這種法則之下的人類自由的努力，則社會的生產力不會改進，而技術恰好將這些都包含了。在技術裏，人與自然，自由與必然，精神與物質，我們可說是適當地融合統一了。

從以上的論述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一般地，技術是文化的基礎，而在現階段上，她又是新文化的發展趨勢，從牠的基礎證實我們唯物的文化觀念，從牠的發展趨勢決定我們新文化的根本立場。

五

技術是文化的基礎，換句話說，技術創造適應新心理類型及人類發展的物質的條件。從技術的發展傾向可以看出新文化的發展傾向。

那末，現在資本主義的技術是怎樣的呢？換句話說，現在物質的條件是怎樣地發展下去呢？

技術的發展，一方面促進廣汎的分業，他方面形成組織的集中。這種兩重的辯證法的過程規定現在社會組織的發展傾向，我們須得充分地理解。分業即是專門化，集中即是集團化。在這兩重性質之下，人類的個性轉化為大集團的一分子，他在生產過程中，在社會中，失去其獨立性。他失去其所謂‘自由’與‘個性’，而進入於一個依存關係的全連鎖。專門底促集團的誕生，集團的生活同時又誕生新人的類型。

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同時又形成了新的心理，意志，思想及感情。因為分業，生產手段及器具的集中必然地引導到‘計劃的產業’，個個人與全生產過程的連絡底擴大深化，使人類生成對於集團及全體的從屬關係底意識。技術的發達是人類對於自然的支配擴大，也就是人類從自然解放的程度增高。從自然的解放同時又是人類相互間的依存關係的增大。相互間的依存關係增大，在人的心理上必然地成為依屬於集團的意識。因此，同在一個組織下生活的，詳密地說，同從事于生產過程的人們，他們的生活形式，生活感情，意志，思想，責任觀念等都取一樣的內容和一樣的傾向。在這種內容和傾向裏，從前那種個人主義的要素完全被奧伏赫變，一切都在集團或全體這個意識之下發生，成長，形成。這裏已沒有個人的自由競爭，只有全社會的目的才能為目的，已沒有對敵的個體，只有有連帶意識(Solidarität)的全體的構成分子。

這是技術的發達在現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所帶來的根本特徵，同時還是將來新社會的根本基調。在這種基調上所形成的人們的

心理及社會的意識，又在這種心理及意識上所產生的文化，牠的本質及傾向我們已可明顯地認出。

這種文化完全立在集團的意識上面，因經濟的基礎社會化了，牠的精神也一定會社會化。在這樣的客觀的條件之下，文化的產生是全體的，大眾的，牠的享受也是全體的，大眾的。牠不是少數人的消閑品，也不是少數人用東縛麻醉大眾的東西。這樣的文化不但是大眾的生活的具體的成果，人類對於自然的偉大的克服，牠應是教養大眾使適合于舊社會發展所必然地趨向的新社會。

新文化是發生于新的物質的基礎，而其效能能使生活樣式及生活感情組織化，集團化，在這樣樣式及感情之下再創造一種新的人類出來，新的人類要完全把現在布爾喬亞的，小布爾喬亞的意識及生活革除，充分地理解自然，獲得適應于新生產樣式的技能，把握社會的連帶意識，再創造一個必然的全人類的新社會，新文化。

六

在上述的文化對於布爾喬亞文化是怎樣的關係呢？換言之，在現階級的過渡中，新文化是有怎樣的意義呢？

我們在上面已經知道技術是人與自然的關係的具體的結合。但在社會中，技術——生產力使人類分為性質及使命不同的階級，新文化如果真是基于客觀的物質的條件，則牠的第一個要件是有階級性，在現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牠應是普羅列塔利亞階級的文化。普羅列塔利亞特與布爾喬亞記，在社會組織中，是兩個敵對的，

利益完全相反的階級，反映到文化上，也應是同樣。普羅列塔利亞特要擁護牠自身的利益，就必須將布爾喬亞完全推翻，因此，要建設牠自身的文化，也必然將現在的文化根本破壞。

這是必然的道理。可是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雖然是一個飛躍，所以對於舊社會是一種徹底的破壞；然而牠又是一個過程，所以牠是承認舊社會的必然的發展，達到一個新社會的建設，主張自身的階級利益，然而同時是代表全人類的利益，這樣的關係在文化裏也是一樣。

新文化是承認一切舊文化的傳統，舊文化裏的一切的新要素，新發展，一切社會的性質都包含在這個裏面，一切非人的要素都被除去，一切肯定的積極的萌芽都得到正當的具現。牠是階級的文化，然而同時是全人類的文化。

這種全人類的文化是需要適應的物質的基礎的，即需要一個與這相符合的社會的。新社會需要新文化來促成，而新文化又需要新社會來培養，這種辯證法的關係只有普羅列塔利亞特能表明及解決。

這種解決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先獲得可以發展這種文化的物質的基礎，在這基礎之上，一方面因為技術的發達使個人獲得集團的意識，他方面因為這種意識能使人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自由地發揮其技能，所以社會形成一種完全新的生活及環境，因而培養一種新的人類來。

依這種意義，社會革命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特不但是加于資本

社會這個腐敗的肉體的科學手術，同時是一個使他們與既存的一切文化的傳統和從這種傳統所發展出來的一切未來直接地結合的創造的事業。

因此，社會革命同時是一個國際的文化革命。這種革命底世界史的意義有兩重；第一，牠創造了一個建設新的階級文化——普羅列塔利亞文化的強有力的基礎及發展；第二，牠結合了大眾底廣泛的文化生活及發展和歷史的文化傳統底總體。

從以上的論述看來，政治的社會的革命是準備文化革命的基礎；而從某種意義看來，文化革命又是社會的政治的革命底階段。

在現在世界的情況之下，新文化已獲得了鞏固的物質的條件，今後的任務，是使這種基礎擴充為世界的地盤，而建設全人類的文化。

15. Nov. 1928.